想像會有從事「百年樹人」偉大工作的人却連話也說不通，或白字別字連篇。

那麼可能是一種「方言文學」的作品吧？懂得臺語的讀者，看起黃春明和王禎和小說來可以更易深入欣賞，也是不爭的事實。看了下「家變」中說主角籍貫是「福建福州」，又說他們曾住在厦門，於是找了個會說福州話的厦門朋友，請他唸上一段，不幸的是，在他苦讀數句後，實在無以爲繼，在還書給我時，他的評語是：「這不是人話。」

這句評語乍聽起來很刺耳，但我沒有話去回駁，因爲他實在說得很中肯。

想起一個很老的笑話，說有個人寫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壁釘掛錦春，遠竹吹我心，況指斑瑪假，肉耳墜金眞。」可是沒有人看得懂他寫的是什麼，此公詳加解釋詩是：壁上釘了釘子，掛着一張錦畫，畫中是春天的景色，遠處有人在吹竹簫，吹動了我的心，我的二哥（二兄兩字合而爲況）手指上戴的斑指，那塊瑪瑙是假的，我的太太（內人兩字合而爲肉）耳上掛的耳墜子，却是眞金的。這詩還好在前二句寫景寫情，後二句寫實，眞可謂有美皆備了。

在「家變」中大半的文字都有類似的妙處，那首不通詩居然流傳這麼久，到現在還能讓人拿來當笑話講，如此看來，「家變」也有後望焉。

至於讀者的不幸，那「直是你該應了」。

試論「家變」

李寬宏

「他在接近家的時候不知爲什麼突間想到家可能已經不存在……他速迅向前飛跑，想即刻看到究竟。他奔衝途中跌了兩次跤。他心快要跳出咽腔來了，他就要看到了！那房子安然如舊的座落在那裏，他舒了一大大口

氣。他閉上眼臉默想他什麼都可以失掉不在意，祇要是這個家尚在。」——「家變」第19節

「家！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牠也是最最殘忍，最不人道的一種組織！」——「家變」第152節

成長眞是一種悲劇嗎？爲什麼以往我們所珍視的，所不可或缺的，隨著時日的推移，知識的累積、視野的開濶却成爲我們所鄙視、所厭惡、所欲去之而後快的？

「家變」給予我們是極沉重的感覺。我們目睹一個小孩的成長，自兒時的强烈依戀家和父母，到長大後的虐待父母，厭恨家庭制度，這其間有多少的矛盾、衝突和掙扎？

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書中主角——范曄的心理過程。兒時對父親的極端崇拜，到後來漸漸發現父親的「短處」，終至最後偶像的破滅。只是因爲書中的父親，「實在」就不是一個很體面的紳士——他身體瘦弱，脚有點跛，個性懦弱，知識淺薄，顢頇無能——，再加上貧窮的壓迫，父母的經常吵架，以及范曄一心嚮往高貴生活的浪漫傾向，使得整個衝突變得極端尖銳。

歸根究底的說，「貧窮」是家變的主因。范曄喜歡讀詩，畫畫，看舊俄時代的小說，聽孟德爾松的音樂。所有這些對於音韻之美，構圖色彩之美，音樂之美，與生活之美的愛好，更加深了他對周圍環境的不滿，也使得他內心的掙扎更加强烈。爲了「想且時甩扔掉環境和生活的壓蓋」，他自慰，到河裏划船，望著「灰雲片中陡然出萃一顆銀亮的寒星……將他對他將來的一切期望寄掛在這一顆星銀上。」

有一顆星銀，幾幾乎差點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他父親偶然碰到一個以前的朋友，這朋友說有一位華僑要和他合夥做生意，希望范曄的父親也參加，每月可以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全家人狂喜地期盼這件事情的成功：范曄的母親高高興興地到廚房煮飯；他父親「則一直以著他那宛如入夢國的笑暈來做著他的清拾臥房和收拾內衣的瑣務」；而他自己「更是則一直落在激宕之中，注望著四周圍的舊桌椅舊席面和癩瘡殼牆，覺得這一切

即將可以換新的了。」這是苦旱求雨的心情，也是惟一一次可以防止日後「家變」的關鍵。但是那一顆星銀却何其迅速地隱去了！他們所遇到的這位「彌賽亞」只是一位愛幻想的窮公務員，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爸爸不但沒賺到一分錢，還「賠」了兩百元的奠儀。又一次證明他父親對於改善他們貧窮環境之無能！從此，他就「改以另一種的——不是憐憫——而是卑夷的眼光去看唧他之父親。」

貧窮導致了見解的淺顯與風度的欠缺。在他幼年時，父母把一些幼稚可笑的想法教給他（每頓飯後用熱毛巾滿頭滿臉蒙住，說是有益健康；不要以白毛綣罩在頭上，會不吉利；碰到打嗝時把竹筷子押十字交放在杯子口喝水……等等）使他在這些觀念下習以爲常地生活十多年。待到心智較爲成熟的年歲，他不禁卑夷起父母的淺顯。這種觀念的差異越來越强烈，等到他發展出一套「非孝」的理論時，他已經和父母在思想上處於兩個極端，而他也爲自己日後的家變找到邏輯的根據。

「家變」一詞可能自「政變」來，意謂著家庭中領導權力的轉移。如果廣義地說，應該可以指對家庭中領導權力的挑戰。那麼他二哥應該是家變的「前鋒」。二哥與他是同父異母兄弟，一向對家中任何人就沒什麼感情。但是引起他（二哥）與父母決裂的原因，却是他（二哥）的婚姻。父母反對的理由是：女孩子是個酒家女，又是個臺灣人。於是二哥對父親說：「然而我要告訴你的事實是，你遠比臺灣人不如，你還比不上做個酒家女的！……你偏窄底地域觀念頑固、腐朽、荒謬…她的做酒女完全是爲了幫助生病的父親…你甚而陷害你的兒子，濫意破壞他的終生幸福！你說你那裏比得上她？」這是父親初次經歷到的公然背叛，原因也是觀念的差異。

兒子對父親的背叛似乎是一次比一次强烈。大哥悄無聲息地離家而去；二哥在與父親劇烈的爭吵後離去；范曄則虐待父親，使他受不了迫害愀然出走，然後自己成爲家庭的主宰。自始至終，父親對於二哥和范曄都是心底的鍾愛。縱使二哥當面侮辱他，威脅要殺他；范曄折磨他，不准他吃飯，甚且禁閉他，他仍然深深地愛著他們。最令他失望的當是范曄。范曄小時讀書成績不錯，父母都以他爲傲。有一次他從班上拿第四名回來，他爸爸高興地說：「我有這樣一個兒子盡够了。有人有黃金銀券我不羨慕，我有個值得千萬金的好兒子。有個這

樣的兒子便是什麼財富都比敵不了！……」可見他實在是父親拮据的物質生活中的一個精神支柱。沒想到這個爲父母所誇耀的「讀書伯」，後來却以他的知識來鄙視雙親的無知，眞是個諷刺。

迫害父親的還有母親。母親是個無知而心胸狹隘的婦女，她的心理負擔最少却訴苦最多。她對范曄說父親的壞話，有意無意地疏遠他與父親的感情。她對二哥明顯地表示出不友善的態度。極强烈的嫉妒心，使得她一知道父親和那位女同事說了話，就一口咬定父親與她有曖昧關係，一定要父親承認，而且要他下跪賠不是。父親對於這種屈辱的無言忍受，使范曄由憤而恨，恨父親的懦弱無能。貧窮加上父母的經常吵架加上老父的無能和偶像的破碎，終至使家變成「地獄」，終至引發了「家變」。

王文興所用的文字精鍊而樸實，極適合於這一個普通公務員的家庭悲劇。章節的分割乾淨俐落，省却許多「過門」時的贅字贅詞，使得整個故事看起來非常緊湊。所用的一些象徵可以讓讀者意識到范曄的逐漸成長，以及家庭風暴的越來越烈，如書中三「部」中每一「部」都出現過一次飛機，每一次作者就乘「機」交代了范曄是時的年歲。前兩次飛機出現時，范曄都匆匆忙忙奔跑出去看，而且對第二次飛機的描述也比第一次要詳細，成熟的多。這很容易使我們想到范曄對於遨遊天際（也就是掙脫現實樊籠）的渴望，無形之中也令我們感到他心智的成長。可是第三次飛機出現時，范曄却不跑去看了，而只是嫌機聲吵，把正看著的書闔起來。這件事發生在父親企圖與華僑合夥經商之後，是不是意味著范曄對周圍環境的完全絕望（所以再也不想看飛機），而沈湎於書中的世界以求解脫？

另外一個象徵是颱風，也是每「部」各有一次颱風。第一次颱風時，他年紀還小，正沈浸於家中的祥和與對父親的崇拜中，所以「覺得房屋非常溫熱安謐」。第二次颱風發生在二哥與父親激烈爭吵乃至決裂之後：「每每一大風颳來時就像要把全座木樓全然，附帶連他，一起掠清。」第三次的颱風發生在他、母親、父親三人的激烈爭吵後，這時已變成：「房間裏的三面玻璃遭受暴風吹碎，……整個屋子裏讓風給吹得一片狼亂，一片瘡眼。」

書中的音樂性是一個很大的特色。王文興企圖利用文字來造成一個可以感覺的世界，希望讀者可以聽到聲音，看到景像，聞到味道。而書中的形象與味道主要還是來自聲音：

「於夏天夜晚時經常下午一陣熱帶亘雨畢盡，空氣顯得極其沁清。他媽媽在房子徐舒的整拾四處的衣裳和瑣雜。

夜晚放置月光牌蚊香的裊裊淡煙。

深夜時他聆及蟄蟲的響顫像耳鳴。」

再加上一些作者自己創造的擬音句，和特意控制的節奏（全書的節奏是越來越快），使整本小說有點像一齣神劇，旋律性極強的詠嘆調，與旋律性較弱的宣敘調，交互參差著漸漸推向高潮。

從「父親的裸體教他驚駭住：他的裸身純白得像百合花，且從來少有見過這般圓而結實的肉肌」的幼時幻像，到「他驀然發現他之父親原來是個個子奇矮的矮個子，並而且他一生以來首一次查覺到他的父他原來是個拐了只脚的殘廢」的殘酷現實，對他是個很痛苦的心路歷程。驀然發現小時候所崇拜的英雄，實際上是一個根本就與心中的典型相反的卑微人物，這一傷破滅的衝擊是够大的。偶像的倒坍令他「恨父不成材」，乃至一見生厭。所以等到他體力漸壯，且掌握家中的經濟大權，實際上成爲一家之主時，使時常虐待老父，以洩心中鬱恨。

父親出走後，他與母親的生活居然「髣髴還要更加愉快些」。一個原因是他兒時對母親的崇拜沒有那麼强烈，日後的失望也就微小得多。另外一個原因——讓我們暫時忘却頗爲時髦的佛洛伊德的仇父戀母傾向——也許應該是「强壯卽道德，懦弱卽罪惡」，「適者生存」等等現實而殘酷的哲學。在這種觀念的前導下，拋開「落伍」的父子親情，然後驅逐「個又老又醜，軟弱無能的父親，似乎是很自然而然的事。——特別當這個兒子是個强壯而有「見地」的「新青年」時。

然則我們實在很想知道後來范嗶有沒有再做那種夢，做那種「像這樣白天不會覺得任何慊疚的事，到了晚

上就會明亮的覺得」的夢？

「家變」與「龍天樓」

隱地

讀「家變」，不禁使我想起作者的另一本書「龍天樓」以及筆者於五十五年四月寫的「龍天樓讀後」，我願意摘錄其中一部份：

這個刊於二十七期「現代文學」上的中篇，是歸國不久的王文興從民國五十三年五月開始執筆至五十四年十一月方纔脫稿的作品，它包括可以獨立的四個故事，是一篇完全以男性爲主的小說。它成功地製造了懸疑，並且激發了我們內心的情緒。王文興以四個故事揭露了人生眞相，不但完成了小說家的使命，同時也自然的展露了他埋藏着的才華和深厚的功力，特別是第一個故事，無論敍事技巧、氣氛的處理、和帶殘酷性逼眞的情感表達各方面，在在都使人爲之刮目；然而可惜的是，就像有些只能粗看的女人一樣，「龍天樓」經不起細讀，更經不起分析，問題不在於它的主題與故事，而完全是在於它的文字。

臺大外文系畢業後到愛渥華讀文學創作的王文興，他對現代小說的理論和技巧，自然有相當研究；使人意外的是，他抓到了像「龍天樓」這麼好的題材却未能適當地予以處理安排，歸根結蒂，我覺得王文興在文字使用上有欠斟酌，一般來說，用字最基本的原則首求正確，其次纔講求簡鍊純淨，王文興喜歡亂造詞彙，他的句子似乎很少推敲，想到就寫，固然因此而表露了「才氣」，但也不免使人有「粗糙」的感覺。

我並不主張保守，或永遠地一成不變。相反的，我反對目前部份毫不運用思想的作家，一味蹈故襲舊、拾人牙慧，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着腐舊的陳腔爛調，而不肯推陳出新地創造新穎而有意義的句子。但若要創新，必